

画家恽寿平传奇

花魂

杨静仪 著

五清图

辛酉初秋南田画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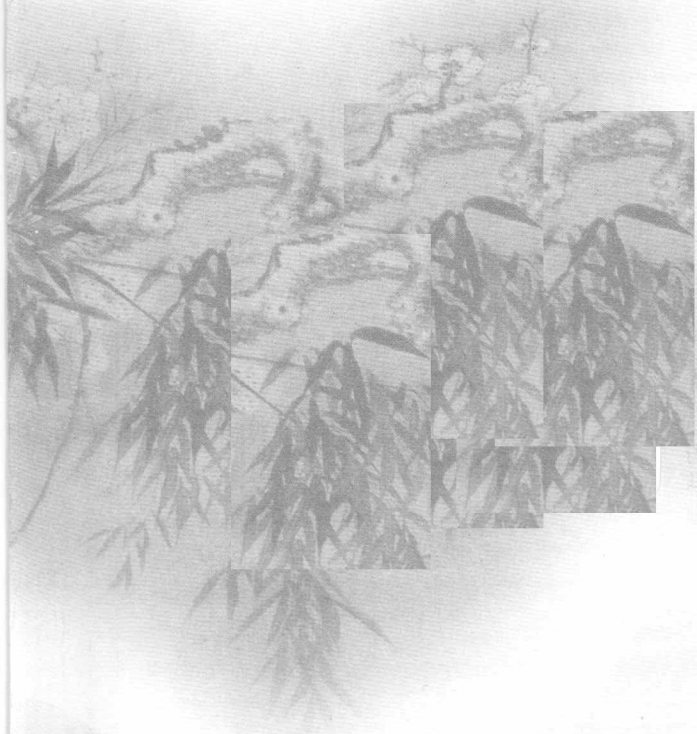
畫有萬造一種同筆之妙必能言其
意為在此謂世全於微蘊塵境而
清輝映忘不可不傳矣 辛酉識

珠海出版社

[画家恽寿平传奇]

杨静仪 著

花魂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魂 / 杨静仪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4.12

ISBN 7 - 80689 - 347 - 4

I. 花 ... II. 杨 ...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995 号

花 魂

© 杨静仪 著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李一安 姜 蓓

封面设计: 吕唯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 - 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hs.net

E - mail: zhchs@zhchs.net

印 刷: 台山市金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7.125 字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89 - 347 - 4/I·544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秋赏月遇妖风	001
第二章	葫芦庙惊恶梦	007
第三章	遇野妓寿平入虎口	011
第四章	桂子巷王小二茶坊	017
第五章	江大户姨太闹风波	022
第六章	荷花池寿平奇遇	027
第七章	谛晖方丈智救寿平	033
第八章	王时敏云游杭州景	039
第九章	晖日初灵隐遇旧友	048
第十章	王石谷访友结良缘	058
第十一章	抱书桥和银屏牡丹	069
第十二章	黑店惊魂，半枝梅奇景	075
第十三章	桃花村与《寒林图》	108
第十四章	天女花与散花坞	122

第十五章	佛教圣地九华山	130
第十六章	画山与桂花魂	147
第十七章	幽林琴声	172
第十八章	思归，峨眉含笑	192
第十九章	开创“没骨法”的一代宗师	225

第一章 中秋赏月遇妖风

正是明末清初的战乱年代，江苏武进县，今江苏常州近郊，有一条幽静的街道，名叫静苑大街，街尽头有一座精巧雅致的院落，红砖青瓦，掩映在一片翠竹之下，绿阴葱葱，生意盎然。院落不大，却窗明几净，舒适怡人，由此可见，屋主人一定是个不俗的雅士。

一进院门是个大花园，园内处处绿树红花，群芳争秀，当中有一条磨石铺成的甬道，甬道尽头有一座石凉亭，亭中摆着石台石凳，凉亭四周爬满了葡萄藤，亭中一片荫绿。

屋主姓恽名日初，年已五十有余，身体健朗，脸色红润，举止优雅。妻子乔氏，端庄贤淑，容貌雅丽。

恽家虽非首富，在当地也算望族，恽日初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是种花修竹，酌酒吟诗，自在逍遥，过着赛神仙的日子。

恽日初有两个儿子，长子恽文魁，年已十六岁，生得丰神俊逸，身材修长，如玉树临风，加上文采出众，一时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文魁还没有一个能相中的。恽文魁的性格，十分像父亲，除了帮父亲理财以外，就是勤勉读书，照顾弟弟。

次子恽寿平，又名南田，年方九岁，生得秋水为神，白玉作骨，双瞳炯炯，颖慧绝伦，诗词歌赋只需口授一两遍，

便熟记在心，据说寿平出生时，满室花香，父母尤为珍爱。

寿平九岁时，恽日初为他四处寻觅良师，在一位诗友的推荐下，请了个秀才，此人姓王名子贤，四十多岁，方脸，阔鼻，为人正直，满腹经纶，学问极好，只是时运不佳，屡试不中，连考了几场，仍是秀才，自此，把那功名心收了，只收几个小童，教馆度日。

恽日初择一良日，设盛席款待王子贤，席间叫寿平拜师，又捧出脩金二百五十两做见面礼。自此，寿平跟着王子贤学习，两年下来，已把那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读得滚瓜烂熟。寿平聪明，王子贤也不愧为一位循循善诱、教导有方的好老师。

一日，恽日初在凉亭里准备了几碟果品、点心，邀王子贤下棋，偶尔问起寿平的学问长进。

王子贤夸道：“令郎南田十分聪颖，今后不愁不是科甲中人。”

恽日初见先生夸赞儿子，心中十分高兴。但想起战火连连，又不禁深有感触地说：“先生教得好，是先生的功劳。不过，小儿一得科甲，便是仕途中人，虽智慧，但变通不够。若涉身宦海，能守正不阿，必为一些同寅上宪所忌；若是趋炎附势，不但有玷家声，其得祸更为速捷。我只愿他保住祖宗遗业，心愿足矣。”

王子贤点头称是。

恽寿平小小年纪，就有个酷爱花儿的怪癖，他的卧房、书房，每天都要换上艳丽新



鲜的花朵。一有空闲便跑到家中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对着满园花儿发痴发呆，不时拣根树枝在地上照着花朵描来画去。丫头、仆役都在背后笑他花痴。

他们私下议论：“二少爷小小年纪便如此恋花，长大了一定是花柳丛中的蝴蝶，穿来飞去。”

一个仆役还做着蝴蝶扑飞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寿平听了不去理睬，照旧日日看花，天天描画。

这话后来传到了母亲乔氏的耳中，乔氏想到生此儿时，满室花香，莫非此儿是花精转世？但花精投胎应该是位女娃，可寿平却是个男孩，乔氏百思不得其解。

夜晚在枕席上，乔氏心事重重，满腹疑窦地把此事告诉了丈夫日初。

恽日初听了微微一笑说：“夫人不必担心，寿平聪明灵慧，略望可成。自古道：琴、棋、书、画自成一家。寿平并非痴恋花朵，而是在摸索绘花的技法。你不见他用树枝在地上绘出的花朵、花瓣，虽笔法幼稚却充满生机。”

“难道绘画也要如此地痴迷吗？”乔氏不解地问道。

“夫人，这你就错了，宋代著名画家赵昌，整天被花卉迷得如痴如醉，日日晨起观花，天天描摹，家人问他，赵昌便对家人说：‘观花时节呀！真不知我是花卉，还是花卉是我！’最终成了‘旷代无双’的花鸟画家。”恽日初说。

“老爷，寿儿如此爱画，不如我们以后给他请个懂画的老师，也好给他指点引导。”乔氏又说。

“我也正有此意。”恽日初点头说。

闲处光阴易过，倏忽间，寿平已到了十二岁，于经史诗赋，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讲到八股二字，奇正相生，竟

成大家风味。

时逢中秋佳节，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光辉四射地升腾起来，镶嵌在墨蓝墨蓝的夜空上，放射出霜雪样的清晖，一切景物都洒上了一层朦胧的银色雾光，韵味无穷。恽日初嘱咐家仆在凉亭上摆下了月饼、果脯，一家人围坐赏月。

那白面砂糖青红丝轧出的月饼发出一缕诱人的清香，寿平伸出一只小手正要拿，却被哥哥文魁打下了那只手，说：“小弟且慢，等哥哥出一名联，你如能说出它的出处，哥哥的月饼也归你。”

寿平点了点头。

恽文魁随口吟出：“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寿平弟，你知道它是谁的名联吗？”

寿平略一思索答道：“这是宋朝大诗人苏子美镶嵌在苏州沧浪亭内的名联。”

恽日初一时兴起，随口吟出诗一首：“半生窗下讴吟，折取蟾宫桂影。荣枯枕上三更，人生富贵总浮云。”吟完斜着眼睛看看寿平。

寿平知道父亲要考自己作诗才能，便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抬头看看月亮，又看看那些盛开如云似的梨花，风夹着梨花的馨香，在树旁枝尾飘荡，人吸一口，心都醉了，便带着稚气的童音，吟出一首梨花诗：“秋月梨花两相映，隔破晶帘月色昏，却令诗人吟不倦，何愁寂寞度朝昏？”

文魁见弟弟中秋月夜吟出梨花诗，梨，离也，顿觉不祥，又不好说破，只是呆呆地望着弟弟，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恽日初全未在意，见十二岁的儿子能吟出如此佳句，又与自己吟出的诗句贴切对应，高兴得拿起一个大大的冰皮月饼放入寿平面前的碟中。

寿平谢了父亲，拿起月饼正要咬，忽然一阵阴风陡起，吹得那树枝树叶、满园花草萧瑟乱响，像是在悲哀地哭泣。那怪风卷起尘沙，滴溜溜地旋转着，从磨石甬道一直旋上凉亭，直旋到寿平的面前，把砂粒狠狠地摔在寿平的脸上，寿平吓得闪身一躲，只听“砰”的一声，手中的瓷碟、月饼滚落在地，摔成两半，寿平吓得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桌边的父母、哥哥也都吓得魂不附体，把那赏月的一腔雅兴都吓飞了。

日初夫妻俩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心里都像堵上了一块石头，不禁愁从中来。

赏月的雅兴打碎了，一家人都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早早睡下了。

半夜时分，恽日初睡意正浓，忽被一阵惊天动地的脚步和一片嘈杂的人声惊醒，恽日初急忙披衣下床，奔到门外一看，只见人群像潮水一样慌不择路地奔跑，又听得远处人喊马嘶、凄惨的嚎叫，可见隐隐火光。日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拉住一位老人的衣袖问道：“老伯，发生什么事，你们要如此惊慌地奔逃？”

“快松手，清兵杀来了，你不逃，还等死呀！”老人挣脱了日初的手，慌慌张张地跑起来。

恽日初一听，大惊失色，急忙回房叫醒妻儿，又大着嗓子喊醒了家仆、丫头，家里一时乱成了一锅粥，许多值钱的东西已来不及收拾、收藏，逃命要紧。只随便收拾了一些细

花魂 Huahun

软、银两，带着妻儿、仆人，夹进这群神色仓皇的逃难人群中，盲无目的地乱奔而去。

· 第一章
中秋赏月遇妖风 ·



第二章 葫芦庙惊恶梦

恽日初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胡乱奔跑了一整夜，直到天亮才在一所破落失修的古庙前停了下来。

这庙宇残破不堪，顶尖肚大，像个葫芦，上书“葫芦庙”三个大字。

恽日初的妻子乔氏奔波了一夜，早已骨软筋酸，两脚生痛，她一屁股坐在庙沿上，揉着一双酸痛的小脚，再也不肯起来。

丫头、仆役一个也不见，也不知逃到哪儿去了。恽日初只好扶着妻子，带着文魁、寿平朝破庙内走去。

只见两廊冷清，满庭的荒蒿，墙壁坍塌，松涛飒飒如泣；山门里，蛛网层叠，菩萨、罗汉、佛祖浑身尘埃，阴森森，令人生畏。

寿平抬头望见那凶神恶煞的八大金刚和阴森狰狞的五百罗汉，吓得紧紧揪住哥哥的衣袖不肯进去。

乔氏见寿平吓成这样，心疼儿子，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紧紧搂住儿子说：“平儿，不怕，有娘在，有父亲在，有哥哥在，这只不过是泥塑的菩萨，外貌凶恶，心地善良，专治邪魔妖道，保护好人。”

恽日初爱儿，也心痛妻子，想起昔日舒适安宁的生活，心里泛起一股失落的、凄惨的、忧伤的、说不清的苦涩，他

仰天长叹一声，脸带悲怆地问儿子：“平儿，你娘一点也走不动了，你不是也累了吗？还是进去休息一下吧！”

听说娘走不动了，寿平点了点头。

这天从早晨起就看不见太阳。天空带着愁眉苦脸的样子。忧郁的、暗灰色的云愈积愈多，空气沉重，也没有一点风。

“爹！娘！下雨了。”寿平惊叫道。

果然天下起了蒙蒙细雨，烟笼远树，景物迷茫。

霏霏的雨线洒落在人的脸上，再也分不出哪一点是雨，哪一滴是泪。午夜，风更大，雨更密。

这一夜，恹日初一家人没有再跟着逃难的人群东奔西跑，而是留宿在古庙里。

夜晚的古庙，显得更加空寂可怖，静谧得像是梦里的世界。

寿平虽然紧挨着父亲和哥哥，却仍然睡不着。

那八大金刚的鬼脸魔牙，五百罗汉的阴森狰狞，使人心惊胆战。

刺骨的深秋很寒冷，看那漏空的断壁，洞穿的飞檐，更增加了一种神秘而难以言喻的恐惧。

奔跑了一天，终究是太疲倦了，一阵睡意悄然袭来，寿平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一个飘飘忽忽的梦境。

梦中他站在一个奇怪而陌生的地方。上面是浓黑翻滚的云层，下面是灰蒙蒙的河面。

寿平向天上地下四周看看，空寂寂地看

不见一个人影。

寒冷静寂的空气压在他的头上肩上身上，寿平吓得哭喊起来。

蓦地，一团浓雾升起，雾突然凝在半空，一阵笑声从雾中传出，笑声中幻变出一位红衣美女。

“姑姑，救救我，我迷路了。”寿平急忙喊道。

“好！我来救你。”红衣美女媚笑着飘荡下来。

她拉住了寿平的手急急向前走去。她的手越拉越紧。

寿平被她带进了一所空宅，只见门生蛛网，户积尘埃，破砖烂瓦，蒿草丛生。里面还隐隐地露出了一丝灯光，这丝灯光显得诡异非常。

“姑姑，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见我的爹、娘、哥哥？”寿平疑惑地问。

“找到我是你的缘分，为什么还要找你的爹娘，哥哥？”红衣美女冷酷地说。

寿平觉得她的手像铁钳一样，再一看红衣美女那张美丽的脸不见了，灯光下，是一张白骨森森、完全没有肌肉的脸，一张鬼脸。

“爹！娘！哥！快来救我。”寿平恐怖得大叫起来。

恹日初被一阵可怕的喊声吓醒，他借着破庙漏进的一丝晨光，看见寿平那张漂亮的小脸，似乎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扭曲得十分可怕。

这时乔氏的大儿子文魁也被惊醒。

“寿平，寿平，快醒醒，你这是怎么啦？”大家一起呼喊着。

终于，寿平睁开了眼睛，他看看爹，看看娘，又看看哥

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寿平，你到底怎么啦？快说呀！”一家人都焦急地询问着。

“一个……一个妖怪要吃我。”寿平哽咽着说。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小孩子做的一个恶梦罢了！



第三章 遇野妓寿平入虎口

破庙里寒气太重，不可久留，天一大亮，恽日初就催促妻儿上路了。

休息了一夜，疲劳虽然消除了，但肚子却饿得咕咕乱叫起来。这荒山破庙到哪儿能弄到吃食呢？由于逃得匆忙，慌乱中什么吃食也没有带，一家人从前夜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寿平直喊饿，文魁虽饿，毕竟年长几岁，不但不叫，反而来安慰弟弟。

那恽日初、乔氏也饿得浑身发抖，肚子空叫，一出庙门眼前金星乱飞。恽日初一家人，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挨饿，这滋味不好受，身子像面条一样，软软地站不起来，只好相互搀扶着，慢慢朝前走去。

昨夜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特别是乱石纵横的小路，大小不等的青石块，高一块低一块地乱嵌在土里，十分难走。

好不容易来到一条破败不堪的官道上，恽日初一家人停下来，不知是走左边好，还是右边好。正在踌躇之间，只见左边远处，尘土飞扬，烟尘滚滚，一会儿功夫，就见一群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难民奔涌过来。恽日初也来不及细想，带着妻儿慌忙夹进难民群中，向右边官道上逃去。

茫茫的道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消失在望不见的地方。难民们拖着沉重而又无力的步子，无精打采地走着。

西天逐渐灰暗，黄昏悄悄地降临了。

忽然一阵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一路清兵的铁骑如狂风骤雨般地追杀上来，来不及逃跑的难民，都被清兵乱刀砍死。

恽日初一家人吓得面如土色，仓皇之间，忽见路边有一处又高又密的草丛，一家人急忙滚了进去，躲在草丛里连大气也不敢出。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四周已死一般的静寂，恽日初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黑沉沉的天空布满了繁星，一轮枯黄的月亮惨淡地挂在天际。

恽日初招呼妻儿上路，却独独不见了寿平，吓得肝胆俱裂。乔氏一听儿子不见了，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恽日初一边安慰妻子，一边扶着妻子慢慢走出草丛。来到官道上一看，苍凉的月色下，东一处，西一处，躺着缺头、少胳膊的尸体，惨不忍睹。

恽日初一家人也顾不得害怕，在尸堆里乱翻起来，确信没有寿平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三人一路走，一路寻找，直到午夜时分，才来到杭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恽日初和妻儿商议了一下，决定在这个村庄里先住下来再慢慢寻找寿平。

村子不大，几乎没有两家毗邻相连的，散散落落地东一家，西一家，各占弹丸之地。